

偉大是苦難的延伸——我讀《鍾理和集》

作者：劉育豪

書名：鍾理和集

作者：鍾理和

出版社：前衛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1991.7.1

本書摘述：

鍾理和，被喻為「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」，其一生顛簸多舛，英才早逝，僅得四十五歲。鍾理和歷經貧困、避走、病痛等重大生命打擊，卻從不減其對文字的敬重與珍視，筆耕不輟，留下甚多寶貴篇章。正因為鍾理和的文字情義真摯，動人肺腑，故被諸多評論者列為台灣戰後第一代作家群中，不可不提的名家之一。

前衛版《鍾理和集》由彭瑞金編輯，收錄鍾理和中短篇小說數篇，並附有由葉石濤執筆的〈鍾理和評介〉，及鍾理和小說評論引得與生平寫作年表，全書體例完整善備。編輯取材上，整理後大約可分三類：一為鍾理和在中國東北生活的回憶和對當時台灣人命運的思考，二乃個人的生活經驗，三則是鄉村生活回憶再現。

《鍾理和集》各篇內容殊異，揭示出鍾理和多元文風，若與《笠山農場》併讀，當能更加瞭解鍾理和，窺得偉大作家在世之全貌。

心得評論：

該以怎樣的筆調，書寫我所看到的鍾理和？

鍾理和寫苦，卻不以大肆喧囂的吶喊；鍾理和不服命，卻緊緊揪住讀者直往地底深淵去。那麼，我該與其同悲，或者為其嗟嘆？

我只是見他把生命過得既卑微又盛放，既苦楚又豁達，儼然一顆高掛閃爍的星，映照出人們的單純與單調…

■舉重若輕的哲學

鍾理和一生際遇多舛，遠非一般人所曾經歷、所能想像。他因「同姓之婚」強遭反對而避走他鄉，窮困潦倒；他闖蕩出文名卻無法親見《笠山農場》於他生前出版，抱憾殘念；他的體弱使他長年臥病在榻，最終甚至跌倒於血泊猝亡，隕落如星。如果是你我，該也要積鬱而終；甚至，我們可能還會以命運不仁為由，充滿怨懟地握拳伸指向天，恣意批判。

但鍾理和沒有。他不是沒有抱怨，只是力道婉約，帶有默默的無奈：

憎之而又愛之，愛之又不能憎之！（〈門〉，頁27）

生命如此對待，他卻有憎尚且有愛，真何嘗不是一高貴的靈魂哪。正如舊俄小說裡，那些蹣跚獨行於荒原冰地的人們，明知行路難，也還要匍匐前進，堅持負起上帝交付的責任。鍾理和在身疲力盡之餘，卻還想著：

我還不能憩在這裡，我尚須拖著滴著點點鮮血的笨重的腳步，向那遼遠的前路跋涉下去。（〈門〉，頁24）

面對沈重考驗無情來襲，鍾理和並不選擇逃避。他迎面遭逢，滿身瘡痍，難免生出了苦嘆，但苦嘆中卻仍有希望，仍有信心，要將沈重舉起，卸力而緩地輕輕放下。光就這一點，鍾理和的生命，已然對我們產生出幾近天諭的啟示力量了。

■強抗禁忌的實踐

人人都需要愛，卻有些人會以各種不成理由的藉口，否定愛，封殺愛。怎麼樣鍾理和也料想不到，他的一腔真情，竟然會衍生出親友

的迫害。被詛咒的愛，對他與她而言，何其不公平？

所幸，鍾理和未輕易舉起白旗，甚至起而帶著同姓妻子鍾台妹，逃難似地遠走高飛，奔赴他以為可能會有的天堂順境（事後證明此地並不存在）。

鍾理和不囿於迷信，自我設限。反之，他以魄力與行動，試圖闖出自己的天地。幸福由自己創造，這是他所深信。即使，與鍾台妹的共處的生活蹇苦寒酸，但兩人同心，也還走出了往後的長久扶持：

我們的愛得來不易，惟其如此，我們甘苦與共，十數年來相愛無間。我們不要高官厚祿，不要良田千頃，但願一所竹籬茅舍，夫妻倆不受干擾靜靜地生活著、相愛，白頭偕老，如此盡足。（〈貧賤夫妻〉，頁134）

如此卑微的發想，於一般普通伴侶而言，恐怕都非易事，何況是受人側目唾罵的鍾理和與鍾台妹呢？莫怪連承平之時，鍾理和仍不免心有掛憂啊：

然而妻總還忘不了對世人的顧忌。彷彿隨時隨地可能由那一個角落伸出一隻可怕的手來；我們的生活，我們的關係隨時都有被破壞和拆散的可能。（〈同姓之婚〉，頁156）

生活於過度的疑慮之中，絕對辛苦。只是鍾理和與鍾台妹不棄守不低頭，兩人終究相伴至鍾理和去世為止。這份與禁忌與迷信力抗的愛，既輝煌又動人，教人又更欽佩了幾分。

■緊抓母土的認同

鍾理和一生漂泊若萍，台灣、中國、日本、朝鮮等地，皆曾履足。浪跡流徙之間，他沒有忘記育他撫他的母土台灣，乃至最終落葉回歸，永息於最熟悉的土地。

雖然，鍾理和最初避走他鄉，因的是故鄉的折難——經濟困頓、家人反對婚事——但輾轉多年過後，他終是回到了美濃笠山，任那好山好水，平撫他一生流離過後的悲戚皺摺。其背後或許猶有哀愁，但已是最為美好的結束了。

鍾理和的高度母土認同，想來，應與在當代時空背景之下，其民族意識被強烈啟蒙有關：

最初，日本人到來時，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。他們可以說從開始就用這具犁兒，由三貂角到犁鵝鑾鼻，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。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起來的，便不問什麼，統統拿走。（〈白薯的悲哀〉，頁99）

這殘痛的記憶，定使一個知識份子深以為辱，不得不挺起捍衛立場，舉起禿筆與之對抗了。再後來，鍾理和帶著破落的身心去到中國北京，卻又幻滅了故有的想像：

故都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舊巢。在它的裡面，埋藏著一切可能見聞的東西——歷史的沈澱物，世紀的浮澤，與傳統的泥沼！（〈白薯的悲哀〉，頁100-101）

如此，祖國經驗與日本經驗，在在都使他疲累挫折，人也就更委靡不振了。甚至，待他回到台灣，眼中所見也盡是「舊秩序崩潰，而新秩序尚未建立，社會相當混亂，舊台幣日在貶值，人心浮動」（〈浮沈〉）的恐怖畫面，真教他情何以堪。幸而，鍾理和的知識份子性格，尚且教他激起熱情理想，入世地投入地方事務，並且戮力筆耕。直到死前，即使貧病交相折磨，鍾理和尚有火花的眼中，也還看見了「中央山脈層巒疊嶂，最外層造林局整理得最好的柚木，埋遍了整面山谷，嫩綠而透明，呈著水彩畫的鮮艷顏色；次層是塗抹得最均勻的、鬱鬱蒼蒼的一片深青；最裡層高峰屹立，籠著紫色嵐氣，彷彿仙人穿在身上的道袍，峰頂裡在重重煙霧中，看上去莊嚴、縹緲而且空靈。」（〈做田〉）

是這樣的遠山之美，讓鍾理和含笑九泉，安眠於他最深愛的母土；是這樣的山林浸潤，讓鍾理和孕育出永傳後世的「土地的歌·生活的詩」（彭瑞金語）。至少，他還有如此的幸運。

結語：

比起一般世俗大眾，鍾理和的生命厚度，顯然深邃許多；而他勇敢面對，更增添了光華自現的精彩。

對困窘的生命舉重若輕，這是鍾理和的智慧展現。
面對迷信禁忌胼手力抗，這是鍾理和的積極任事。
選擇回歸母土安養生息，這是鍾理和的敬天愛土。

薄薄一冊《鍾理和集》，我們看見一枚靈魂生於苦難磨於苦難，而苦難之間，偉大於焉產生。

參考資料：

應鳳凰編著（2004）。《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～二〇〇〇》。高雄市：春暉出版社。